

岁月  
流金

为张秀山烈士画像

□金代军

浏览镇江烈士褒扬教育网烈士事迹栏,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张秀山烈士的遗像。这张唯一的烈士照片是烈士后人张必兰转赠给镇江市烈士陵园的,出自如皋民间画家沈开太之手。

张秀山,1920年出生,江苏如东县人(当时如东隶属如皋),毕业于上海美专,1937年曾在如皋中学就读。1944年参加革命,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,1947年2月23日,因叛徒出卖被捕,身中数十刀后被残忍杀害,年仅28岁。由于家庭出身和信息不畅等原因,在他牺牲蒙冤68年后,国家还历史本来面目,2015年张秀山被评定为革命烈士。在他100岁寿诞之际,他的女儿张必兰从镇江寄给如皋市文化馆一封信,请求帮她寻找55年前为其父亲画像的沈开太先生,并请他为父亲再画一张全身像。

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、如皋市美术家协会主席吴学根拿着这封手写的信,心情格外沉重,一位革命烈士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生命,对其家属的小小诉求,理应满足,于是就开始了不寻常的寻人之路。信上说沈老先生当时在白蒲工作,吴主席就与曾在白蒲中学工作过的葛老师联系,葛老师也是热心人,但因时间久远,打听了许多白蒲故人,均未如愿。但他也有意外之喜,在档案室找到了张秀山烈士等10位热血青年当年手写的爱国血书。吴主席更感到使命在身,信始终放在公文包里,一有机会就打听。

如皋市委宣传部得知此事也高度重视,要求有关部门抓紧落实。前不久丁堰镇美协、社区教育中心推荐一位年过八旬的老人到市文化馆搞个人油画展,吴主席应邀到丁堰现场指导,谁曾想这位老人就是沈开太。

也许是时隔太久,也许是画的像太多,老先生已不记得此事。当看到随信寄来的照片时,老先生记忆的闸门打开了:那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,当时他在白蒲工作,一天一个10多岁的小姑娘,衣衫褴褛,拿着一张发黄的、多处粉尘剥落的照片站在他面前,她说这是父亲生前唯一的照片,她5岁时父亲就离开了她,作为父亲唯一的子女,如果再不对照片处理加工,父亲的遗物将一无所存。照片中的青年戴眼镜,穿长衫,书生意气,坚毅果敢。她找了几家照相馆,都回复不好弄,失望之余,抱着试试看的心里,最后她来到了沈开太的“三阳画室”。当时沈开太20多岁,也毕业于上海美专,他很热心地承揽下来,为她父亲临画了一幅并翻拍,未收分文。画像栩栩如生,这就是镇江烈士褒扬教育网烈士事迹栏张秀山烈士的那幅照片,这张照片伴随张必兰几十年,在她人生低谷,家庭被当成富农家庭,儿子英年早逝时,她都会拿出来看看,父亲是她的精神支柱!任何困难都摧毁不了她的意志。

2015年,如东县法院在清理当年镇压反革命伪保长的案卷时,发现了当年的招供材料,尘封几十年的历史真相得以还原,张秀山被评定为革命烈士。当年张秀山为解放军筹集军粮,被敌人抓住,他宁死不屈,被残忍杀害。

其间,张必兰远嫁镇江,也曾多次托人去白蒲寻找帮她留住父亲形象的沈开太。沈开太后来辗转马塘、丁堰等地,故而在白蒲找不到。现在烈士的遗孤请求他再画一幅,他乐成其美,当场应允为烈士师兄再画一幅油画。

悠悠雒皋水,浓浓相思情。沈开太和张必兰相约疫情之后故地重游,重拾过往。

把形象定格,为烈士塑形。平凡的人做的平凡的事,经过时间的收藏,演绎出一段人间真情。



五月,阳光翻阅大地书卷

□童国华

麦田是一部诗歌集  
适宜为乡村排列风雅颂  
从青青子衿到悠悠我心  
麦田诗人如少年长成  
风吹麦浪,每一行诗句  
都被五月押韵得香气蒸腾

桑园是一部散文论  
由春蚕吐丝的母亲精心构思  
笔触细腻时芽孢挂乳  
情节扩张后沧海辽远  
五月故乡形散而神似,唯有  
候鸟俯看到这片鲜嫩与迷离

梨园是一部戏剧选  
每一个结果都起伏不定  
从白衣飘飘惹春风  
到临河洗濯那些小小雀斑  
五月的剧作家名叫望巧云  
能拿眼泪铺陈也能用思念转换

夜班

□田耀东

路灯亮了。湛蓝的天空,一钩弯弯的月,朦胧了。

星星沉思默想,眼都不眨。  
很远的地方,几声狗吠。

街道从来没有这样宽阔过。  
没有行人,偶有缓缓而过的车,像星星一样沉默。

霓虹灯一改往日的痴迷和热情,忽然变得异常严肃和执拗,滚动的字幕上,缓缓流过庄重的宣告:众志成城,共克疫情,在等待着,就是最大的贡献……

没有喧腾的广场舞,没有树影下含情脉脉牵手的倩影,死神哈迪斯披着黑色的斗篷,挥舞着巨大的镰刀,不停地在天空和大地疯狂地奔驰,狰狞而忙碌地在地球收割生命。

墨黑的乌云,浮动在城市和乡村的上空。

城市没有睡。每扇窗户的灯都亮着。人们在思考,在准备,在迎战。一双双警惕的眼睛望着远方的天空。彻夜不眠。

轻轻离开刚刚睡熟的婴儿,亲一亲稚嫩的笑脸。披上白大褂的那一刻,已不再是年轻的母亲。孩子气的圆脸上刀刻般的严峻,室内是柔柔的暖,门外是凛冽的风,她向门外走去。值班时间已到,她的病人正在和死神搏斗。她必须拿起武器。

沉重的防护服,闭塞的面罩。下巴,只是一个模糊的轮廓。只有穿透面罩的眼神像闪电般清澈。

整个医院大楼,灯火通明。春节的欢乐气氛与这里格格不入。每一分钟都是与死神争夺生命。大家都神情严肃,步履匆匆。白天和夜晚,并没有区别,他们眼里,只有生命。

上班总是连轴转,中午和晚上,就吃盒饭。除夕的年夜饭,对

医生来说,是奢侈品。何况今年呢?

那颗星星下面,是乡下的家。母亲在灯下等着她。早就说好了,今年去乡下过。

小时候,喜欢吃妈妈在土灶上做的红烧肉。翻建房子的时候,那副土灶本来不要的。她说了一句:“妈,土灶的饭真香!”

建土灶的师傅已快八十了,早就不摸泥刀了。妈把他请来,起了五天,留下了这副古董,就为了女儿这句话。

她想起小时候趴在灶口烧火的感觉,黄豆秆油亮亮的,火红红的。没打净的豆子啪地炸开来,调皮地蹦到她面前。她抓起就往嘴里放,嘴唇上全是灶灰和豆香。灶神朝着她笑,她冲灶神做鬼脸。那时吃饭从来不洗手,口罩是城里人戴着嫩肤的。防疫一开始,她就连夜给母亲送去一盒口罩。母亲笑得咯咯地,“哟,像小时给你兜尿布。”后来终于肯戴了,也就搁在下巴上,露出大半张嘴,两个鼻孔。

“真好,暖和!”她说。

她板了脸,认真替她纠正,还用两个手指在母亲鼻梁上压了压,“记住,压一下,就密实了。”

“知道,小时候给你兜尿布也压压好的。”妈自己压了一下,照照镜子,像了。

现在不知认真戴了没有?这个妈啊,真难教育。

想到这,她忽然笑起来。她想起小时从学校回来,手一冷,就伸到母亲的胸前,母亲冷得跳起来,却更紧地捂住她的手,笑嘻嘻地骂道:“你就会享福。”

真的该陪母亲过一个年的。爸走了,母亲守着老房子的那份念想,又不想麻烦子女。城里贷款买的那么小一块地方,住哪儿呢?

蔷薇花墙

杨艳霞/图、文

一

三径幽幽绿满丛,  
深深浅浅粉和红。  
薰香难隐孤芳意,  
蜂蝶翩飞趁暖风。

二

煦春重唤少年情,  
一袭鲜衣诗意盈。  
陌上风流花气漫,  
红尘历遍事无惊。

三

嫣红摇曳缀青枝,  
沉醉芳菲别意迟。  
起驾东君何恋恋,  
薰香淡淡惹人痴。

琅  
诗  
会

精  
短  
小  
说

明年春节一定能和母亲去乡下过了。

眼睛有些模糊,不敢擦,随它了。

35床的热度退了,38床并不稳定,她去处理了一下。刚想坐下写医嘱,50床需要抢救,她又快速向50床奔去。

再回到办公室,她觉得后背和前胸全湿透了。想起不到一岁的儿子回去又要急吼吼地汗和奶一起吞了。小时候母亲从田里回来也是这样喂她的。

她拿出手机想和母亲打一个电话,已经拨号了,又放下了。

和母亲说什么呢?深更半夜的。如果母亲问,你什么时候回乡下,我怎么说呢?

昨天驰援江城的誓师大会上,她已报了名。疫情紧急,她这种一线医生,随时随地都会冲上最前线。

美丽的江城,她大学就是在那里上的。解剖课上,面对活生生的尸体,她紧张得发抖。为了壮胆,她偷了一颗牙齿,用丝线穿了挂在颈上。天天和死神在一起,也就奈何不得她了。

现在死神在江城肆虐,她绝不能置之度外。

但还是不让母亲担心为好。

她又把手机放在口袋里。

夜深了,病人入睡了,她可以静一静了。

窗外,路灯把灯竿的影子投射在水泥地上,拉出一根长长的线条,那是小时候跳过的皮筋。灵巧的双腿在皮筋里缠绕,像小鹿奔驰在碧绿的草原。小辫上的蝴蝶结像红月季,盛开在乡村的天地。

那个乡下姑娘后来穿上了白大褂,死神哈迪斯对她恨之人骨,却又奈何她不得。

虽然在妈心里她还是个孩子,但她是白衣战士。

芬芳  
一叶

草木若尘

□宋扬

陶渊明在《拟古》中这样写惊蛰后的春天:“众蛰各潜蛰,草木纵横舒。翩翩新来燕,双双入我庐。”惊蛰前,蜀地虽已暖意融融,但“新冠病毒”的余毒,就像悬挂在头顶的达摩克斯利剑,让人挣扎不得。我们都停留在寒冷的冬,忘记春天来了。春天何尝不惧惮?它从温暖的被窝里探出头来一瞧,街道空空,公园空空,学校空空。它打一个冷战,也畏缩地躺下去了。哎,“从此雪消风柔软,梅花合让柳条新”的春,何时重回?

窗前,那棵老态龙钟的皂荚树,依然悬着三三两两枯干的果实。皂荚曾经是绿色的铃铛,曾经在寒冬的风里,像铃铛一样摇晃,发出风一样的碎响。此时,春风是它们的掘墓人。已经没有任何一片叶子,能为它们遮风挡雨。对皂荚而言,一丝风的袭击,一滴雨的侵扰,一声鸟的细语,都是致命打击。它卑微地缩在角落。它本就不算高大,光光的枝丫胡乱举着。如果在乡村,这样干枯的树枝,很容易被当作烧饭的柴火砍掉。它多像在这场瘟疫中瑟瑟发抖的我们!

“人生非金石,岂能长寿考?”挣扎的生命难逃时间的魔手。皂荚终是要掉落在地的,一如我脚下踩着这一片片蓝花楹的叶子。我戴了口罩,到小区门口的超市买生活必需品。那家小超市在最惊悚的日子也没有关门,为住户提供平价蔬菜、米面。一路“咔咔”走过,我猛地抬头,头顶上是那棵蓝花楹树。我惊恐而沮丧地杵在那里。这棵树,我曾在深秋初冬的阴霾里看到过、赞颂过。那时的它,在一丛正簌簌掉叶的银杏树中,是那样的清新可人。它脆生生的绿叶,饱含生命的血液。我曾经错误地以为,就算谢了花朵,蓝花楹绿绿的叶片是永不会枯黄的呀!但现在,这些叶子凋零在我的脚下。叶的每一声裂响,都在碾碎一个鲜活的生命!想起,电视里那一串串令人惊悚的数据。想起,那些被瘟疫带走的人。叶碎裂的声音让我窒息,让我欲哭无泪!

我的绿色草木理想国轰然土崩……

惊蛰后的一天,我戴了口罩去门口。那棵皂荚树的绿在不经意中,跳入我的眼。我的皂荚树啊,你竟被绿的颜料附着了淡淡的一层。那些嫩绿的生命又爬上了你满是褶皱的躯体。我像是得到神灵的某种暗示一样,快步走去。向前!向前!绿的线条上,挣扎着一点点微绿的生命。走到树下,扶住一根枝丫端详,才看出细小的叶片的形状。有的叶片已具体而微,有的才冒出新芽。新芽蜷缩在一起,在试探春风、阳光和空气。“人生若尘露,天道邈悠悠”,人生如尘似露,倏忽而逝,天道却永恒。我的皂荚树啊,你烟云似的绿哟,驱散了我这些天来对生命的沮丧。这一刻,我的绿色王国又重新矗立了起来!

“就是这同一的生命,在潮汐里摇动着生和死的大海摇篮”,我想起泰戈尔的诗句。原来,一切生命都不会在苦难中湮灭的啊。我仿佛看见,一树纷纷扬扬的绿在春风中燃烧了……